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藥娘

鄭史，汴人。敝屋維揚為寓公，其居近小金山。後購冶春園遺址，葺而新之，樓台亭榭，頗有可觀；又復石為山，引泉作池，池流曲折，駕以飛橋，東西迴廊周繞，隨地勢高下為參差；最奇者為芍藥園，園前有門，扁曰「塵飛不到」，字勢飛舞有逸趣，呂仙降乩筆也。一入門內，便見高峰插天；循逕而上，路殊紆徐；既登絕頂，有亭翼然，倚欄縱眺，全園盡在目中。既達平地，則彌望皆芍藥也，雕欄石磴，環護倍至，中間所植為金帶圍，尤稱名種。相距數武，有樓五楹，極軒爽，樓上藏書數萬卷，緗帙縹函，什襲珍庋，多人間未見本。樓左偏葡萄作架，薛荔為牆，槐榆千章，芭蕉百本。覓路而入，綠蔭森沈，精廬三楹，為閒時憩息所，盛夏居之，幾忘炎。生雖坐擁厚資，而不喜居積，會計之事，悉委於人，讀書之暇，惟知蒔花玩石，此外別無所好。納二妾；一曰綠媚，一曰素修，皆虹橋小家女子，頗識字。生另二室以處之，月榭雲窗，備極幽麗，室外雜植花卉，二室遙隔半里許，通以閣道，如互長虹於半空。二女有時靚妝炫服，憑朱闌而延佇，見者疑為閨苑神仙，縹緲天外。生分宿二女處，月不過數日，偶有餘閒，即課二女以唐宋人詩詞。

二女志甚相得，序齒以姊妹稱，綠媚年七，素修年六，花貌玉肌，堪稱雙絕。素修於書史尤慧警。一夕，素修方臨窗握管書字，忽見窗外人影幢幢，疑為綠媚潛蹤而至，因隔窗呼曰：「綠媚何不即入，乃作門外漢？須知窺觀非正道也。」旋聞有彈指聲，曰：「既欲我入，何又閉門拒客耶？」其音清銳，絕不類綠媚。姑啟雙扉，女已掩入。燈下視之，意態妍麗，丰韻娉婷，豔發於容，秀入於骨，世間無此絕色女子也，不覺錯愕卻步。女曰：「姊幸勿驚。妹來伴寂寞耳。請觀與卿家綠姊熟勝？」素修曰：「小園與外間隔絕不通，姊何由至？」女曰：「妹久居尊園，姊日不識耳。妹來欲出小詩奉教，幸勿瑣瑣固詰，以敗清興。」袖中出詩本一束，擲素修前。素修視其簽題曰《紫霞軒吟草》，下署「竹西謝春芬藥娘著」。於是始知女字藥娘。開卷七絕一首，句妙欲仙，心甚好之，竟忘其為宵深地僻，從何處來也，亦出所作示之，相與娓娓談詩，燭屢見跋。呼婢瀹茗以解渴，佐以餅餌，曰：「倉卒未知姊臨，不能作啜嗟主人，姊勿怪也。」俄而村雞鳴曉，女乃別去。素修約以明夕來。女曰：「明夕子有心上人至，恐無暇念妹矣。」素修秉燭送之出戶，方致聲珍重，而女去已遠。

翌晨紅日上簾，素猶未起，梳洗方罷，生適來，見几上詩草，詢何人作。答以鄰女，並不言其故。生見其詞語清新，為易數字，並加評焉。夜果宿素修所，素修訝女若預知者。越一夕，微雨廉纖，挑燈獨坐。正思女不置，隱隱聞遠處有履齒聲，漸近，並聞笑語聲，知是女來。啟戶俟之，見女已立窗外，更借一人至，並入室中。女無暇寒暄，即坐几旁，捉足脫履易履，曰：「今日憊甚矣。」素修視同來之女子，長短適中，纖合度，雲鬢霧鬢，飄然若仙，與女固堪伯仲也。爰詢姓字，曰：「姓徐，字玉娘。前居蜀岡，今處尊園。以勢分懸絕，故未敢驟攀清話耳。」素修曰：「既忝姊妹行，猶過作謙語，是見外也。今而後請勿復爾。」因詢玉娘曰：「既與藥姊同居，當必能詩。如攜佳作來，請出以共相欣賞。」玉果出一冊於懷袖間，書其眉曰《蘭因剩稿》。素讀其詩，情致綿綿，遠勝已作，更深悅服。由此二女與素修往來甚密，有時二女令侍婢攜酒肴來，熱氣蒸騰，若新出於釜，異饌醇醪，莫能名狀。素修益奇之。思禮不可不答，特出己資，密囑廚娘為備盛筵，今夕將以宴女客，且戒勿泄於人。適綠媚之雛鬟曰蔬香者，以事至廚下，聞刀砧之聲，喧徹於外，雞豕魚蝦，堆案盈几，問：「今日豈主人生辰耶？抑別有喜慶事也？」有灶下婢與蔬香相稔者，附耳告之曰：「今夕素娘宴客。豈綠娘未見請耶？不然安有所不知也？」蔬香回，面有喜色曰：「我娘今日食指動否？夕間素娘大開東閣，我娘當必預列。」綠媚曰：「此時已晚，尚未遣使來邀，中必有故。我當往探之。」逮夕，從復道持燈往，甫近，已聞笑言喧雜、七箸觥籌交錯之聲；從窗隙窺之，明燈朗耀，客座二女子，美麗異常，玉色雙輝，珠光四照。思戚串中並無是人，當必有異。敲扉竟入，笑曰：「不速之客一人來。」素修急起相迎曰：「難得阿姊自來。」二女亦慙慙行相見禮，曰：「素知綠娘美，今日見之果然，不覺自慚形穢。」素修遽拍藥娘肩曰：「我見猶憐，何況老奴？」玉娘曰：「我每見素姊，輒自歎弗如，為不樂者竟日。」於是四美合尊，促洗盞更酌，或折花枝以當酒籌，或擊鼓傳花，或彼此拇戰，釧動花飛。藥娘量最豪，飲無算爵。更闌始散，綠媚問二女住何處。曰：「距此不遠，山後即是蓬廬耳。」二女既去，綠媚備詢顛末，歎曰：「其來也突兀，其去也杳忽，其言所居也支離，此渺爾培，不過土戴石而成者耳，安有廬舍在其間？如有之，何我出入不一見哉？以我揣之，必是靈物幻化，非鬼即狐。」素修佛然曰：「狐鬼而能幻人形，事或有之；至狐鬼而能詩，妹未之聞也。」即出二女詩冊與之觀。綠媚見藥娘詩卷有生筆跡，驚問曰：「豈郎君亦與相見乎？」素修曰：「郎君但見其詩，未睹其人，妹亦不敢直告也。」是夕，綠媚即與素修同宿。生詣綠媚所，入房寂然。蔬香告以赴素修宴，有女客在故也。生遂獨眠達旦，循閣道而回，遙見二女子，一衣紅、一衣白，穿林中而出，由石逕登山，入林深處，忽不見。生因默識之。逾數日，綠媚素修俱集書樓下，生偶述二女服色形狀，曰：「與阿素作詩友者，是此二女歟？」素曰：「彷彿似之。」生曰：「測其蹤跡，殆非人歟？」素修聞言，殊不悅，約生俟其來，入與之言，疑可立決。

夜間，二女偕臨，詞辯鋒起。須臾生入，二女欲避去。素固挽留之曰：「何妨以通家禮見。昔謝道韞施青紗步障與小郎解圍，此姊家故事，甯不能效之耶？」二女遂出見生，玄言奧旨，持論縱橫，生不能屈，歎曰：「女相如，洵辯才無礙哉！」藥娘曰：「聞君家多藏書，何不令余入而縱觀，以擴眼界？」生訂以明午。翌日，二女果至。生導登書樓，玉軸牙籤，一一指示。二女歎為大觀。藥娘曰：「世徒知寶宋板書，視若拱璧，空使觸手若新，曷嘗細心自校？此真耳食目論之士也，雖多，奚足貴哉！」二女由是又與生為談友，雖日間亦留不去。談論則並坐，飲食則同席，絕不避嫌。每值花辰月夕，輒置酒宴賞，生居中而四女環侍焉，飛傳觥，情殊相昵，然皆以禮自持，豪不可狎以私，生愈敬而愛之，曰：「此二姝交，正如對名花，止可餐其秀色耳。」

一日，二女至，容色慘沮。藥娘謂素曰：「妹與姊緣盡矣！他日姊如相念，就妹沒處掘土三尺餘，有琥珀一方，即妹精誠之所結。置之佛前，香花供奉，三□年後，可得往生淨土。姊幸勿忘。」玉娘在旁，嗚咽弗能成聲，曰：「姊死，妹豈忍獨生？」素方曲為慰藉，忽窗外黑雲如墨，風雨大作，二女倏不見。頃之，雹下中庭，紫芍藥蹂躪殆盡。逾月，樓西玉蘭一株，亦憔悴死。